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 
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詩悲夜館 報劬勞捐職仕餘杭

話說搨香獨自一人在著書房中，□分惆悵，便偶成二絕云： 蝶戀蜂迷夢已空，仙源再訪路難通。  
兒家門巷今猶在，不見桃花映面紅。

其二

判袂無多半月遙，枇杷門巷兩蕭蕭。

而今人面歸何處，金屋何從覓阿嬌。

搨香吟罷，愈加根觸，獨自一個人在著書房踱來踱去。時交三鼓，忽聽環佩鏘鏘，便在窗櫺中一望，原來是愛卿同著侍兒秉燭而來。搨香只做不知，依然踱來踱去。愛卿到了書房中，搨香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愛卿道：「如此夜深，還不去睡？」搨香道：「你們去睡你們的，我那裡睡得著。」愛卿道：「那個說的？」一把扯了便走，搨香無奈，只得同愛卿到梅花館安睡，不表。

有事即長，無事即短。其時又是七月七日了，家家乞巧，處處穿針，搨香是夕與愛卿等在著階前賞玩，琴音調搨香道：「今夕真個『天街夜色涼如水』。」搨香愀然道：「有誰『臥看牽牛織女星』耶？」正說間，只見愛卿獨自一個人笑攜紈扇，向花前躑躅，戲拍流螢。搨香看見，觸動離懷，忽然又想著月素：「憶曩時護芳樓擲巧賭勝，何等旖旎，何等纏綿，如今他居用直，我在吳門，鴛鴦分散，今日想我與愛姐等閒庭玩耍，只怕他定在那裡念及我了。」想著又不覺涔涔淚下。

愛卿道：「搨香，你為何又在那裡哭了？我看你如今遇了花晨月夕，總無快樂之情。」搨香道：「你想昔日許多姐妹，何等熱鬧，凡遇良辰美景，總是時相敘首。如今東飄西散，教人對景懷人，能不增切怛耶？」愛卿道：「怪也怪你不得，但望你稍稍解釋些就是了。」說著又玩了一回，姐妹們又穿一回巧針，搨香便挽了秋蘭的手道：「涼露侵襟，夜將及半，不要受了寒，我們去睡覺。」於是六人冉冉而歸，搨香到怡芳院安寢。

過了數日，搨香謂愛卿道：「我金搨香今生得與你們眾姐妹相親相愛，誠為幸事。但思父母年將垂暮，未報劬勞，就是博得這一榜秋魁，也沒怎麼實際。必須想一個可以報親之道，庶不愧為人子。況大丈夫時逢明盛，當思登進之階，風虎雲龍，宜乎做一番事業，俾他日顯親揚名，亦可報酬萬一。聖人去：邦有道，貧且賤焉。恥也。這也不可不一念，只消稍博前程，以展素志，報答了親恩，就可急流勇退。」

愛卿欣然道：「你的話一些不錯。但是你會試去了一次，後來便不去了，如今思欲求名，卻從何法？」搨香笑道：「功名之事，我本淡漠置之。若說會試之事，我也沒有這個遠大之猷，樂得無拘無束，藉故里以藏修。如今欲報親恩，只消花費幾兩銀子，加捐一個同知銜，做一任邑宰。只要愛民如子，亦可名垂青史，封贈二親。你想是不是？」愛卿點頭稱是。

搨香主意已定，便修書一封，直達京都，托拜林捐一回知銜兒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拜林自從接著進京覆旨之後，聖上便封為右庶子之職。那日接得搨香之信，方知為報親恩，欲求仕進，不勝大喜，便替他在部中捐了一個同知銜，銓發浙江，即補知縣。又修書一封，托杭州藩憲照應，一面將部照等寄與搨香。搨香收到了，□分歡喜。預先幾日，往親友處辭行，兼謝壽而至青浦，姑丈亦道：「為人子者，理宜如此。」小山與素娟聞表兄出仕，也是欣欣。住了一日，明日臨行，又走到吳家院子，獨到空閨內坐了片刻，歎道：「昔日竹姐姐在此彈琴時，何等幽雅，何等風流，如今鳳去台空，簾櫳寂寂，傷心慘目，有如是耶？」返家後又別了□餘位美人，將家務一切俱托愛卿與秋蘭、素玉三個照料。束裝之日，別了父母，帶了琴音、小素二人，啟棹往杭州候補。一路無詞，到了杭州，尋了公館，然後進屋不表。

再說吳中自搨香去後，也沒有什麼事了。殘年易去，轉瞬新年，寒往暑來，又是早秋時候。那年卻逢大比，仲英與夢仙俱往南闈應試。到了秋風放榜之期，二人多中在前茅。報到家中，兩宅非常歡悅，喜得個慧瓊桃花含笑，柳葉生春，私謂侍兒道：「我名題慧瓊，未嘗無識人之慧眼也。」搨香在杭州聞姚、葉二友都中，非凡得意，意謂同學少年多不賤，鵬搏萬里，從此可顯親揚名矣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浙省藩司得了鄒拜林的書信，知金搨香已到省一載了，便補實他一個餘杭縣的緊缺。搨香□分歡喜，便擇了□月初三日接篆之期。自己往吳中來，到了家中，便命家中收拾箱籠物件，擇了吉日登舟。預先邀集□餘位美人，來家敘別。□餘位美人亦齊設餞行之席，搨香家家都去赴席。仲英、夢仙與端木探梅等幾個好友，也有祖餞之舉。搨香忙碌了□餘天，然後置辦了些旗纛扇傘，上任的儀仗。到了吉日，先請父母登舟。鐵山與老夫人見兒子出仕，欣欣然皆有喜色，遂乘轎而往船內。又命侍兒至梅花館扶愛卿，怡芳院扶秋蘭，步嬌館扶素玉出廳上轎，未片刻齊至船內。發付了轎役，然後將宅子與挹翠園暫時封鎖，留了兩間叫人看守。童僕婢媪皆到了船內，有的領好了吟梅、亦香，有的抱好了小蘭、幼琴，搨香見已舒齊，遂命開船。舵師正欲開船，忽見□幾位美人都乘軒而至長亭送別，又耽閣了少頃，轎兒去了。然後一棒鑼聲，往杭州進發。

一路順風相送，到了杭州，在公館內住了幾天，便僱舟至餘杭。其時乃九月望日，上任尚早，搨香獨自一個人，青衣小帽，先來察訪民情，細觀風土。原來搨香雖則是冀求仕進，不與專心利祿者相同，他無非要報父母之恩，顯揚門閥，想在地方上留些恩惠，於眾百姓除暴扶柔，鋤強濟弱，方遂平生之素志。況且他意謂一個邑宰，乃是民之父母，不可不刻意留心，所以青衣小帽，獨自一個人入境觀風。

那日舟泊離城五里，他也不帶一個人，悄悄的往城中探訪。才入城，見前任餘杭縣的告示昭昭貼著，搨香看了一回，倒也□分羨服。於是又至城中，在著一家清淨茶坊飲茶歇息。只聽得座頭茶客娓娓而談，說什麼東關外延福寺中方丈和尚甚為淫惡：「前日何宦有個小姐到寺中進香，只帶得一婢，那和尚竟奸了他們主婢二人。那位小姐回家後無面見人，竟自尋短見，你想這可是害人賊禿麼？聞得他還與那吉祥庵尼姑來往。就是本縣大老爺雖是個清直好官，奈何是宦家公子，不甚深悉民情。如今聞說新官要到任了，不知可替地方上除去這些暴惡否？」又一人道：「這話不差。就是這幾個惡棍，也拿他無可如何。前日阿新、阿寶在著一家煙館中，竟是搶奪煙槍，做出許多無法無天之事。」又一人道：「這都是在上者耳目受■，所以使他們如此猖獗，常言道：『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。』你若與他爭執，他又靠官托勢；要處治他們，只是無錢不行。所以地方上惜財忍氣，使他們更覺猖狂了。」

搨香聽罷，便拱拱手問道：「二位兄方才說的延福寺淫僧強姦人家處女，以至逼死人命，這句話如何知道？」那二人見搨香恂恂君子，也便拱拱手道：「吾兄有所不知。那和尚強姦了何氏的小姐，後來自尋短見，乃是他們一個小香火私下對我說的，所以如此明白。」搨香道：「這何姓是何等人家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他的父親曾為無錫縣尊，官名錫爵，已過世多年。所生一子一女，其兄已入膠庠，名喚復新。」搨香聽了搖頭稱惡，又問道：「阿新、阿寶卻是何人？為什麼這般無禮？」那人道：「阿新、阿寶乃是縣裡的輿夫，作事□分強橫，人皆呼他為蠅子王的。」搨香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會了茶鈔。

行至一條鬧市之街，見許多人圍著在那裡吵鬧，搨香上前一觀，見三人在著小菜擔上強要什物，那人不與，在那裡扯胸相打。搨香問道：「你們為著何事？」那小菜擔上人說道：「他強要我們小菜，我不與他，他竟在此吵鬧。」搨香笑道：「你們要多少？」三人道：「我們多也不要的，只要□餘文貨物。」搨香道：「賣菜的，你與了他罷，我來付你錢可好？」賣菜的聽了，便放了三人，三人始去。搨香便付了數□青蚨與賣菜的，問道：「這幾個人為什麼白要人的東西？」賣菜的說道：「這三個人乃是此地的惡棍，一名到就要王三，一名包相打陸二，一名無即怒褚阿春。不與他，他就要相打的。」

搨香道：「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去稟官？」賣菜的道：「相公，你那裡曉得。他們拿來掇去，卻是有限，何必去與他結冤？」搨香笑道：「你倒是個怕事安分的人。」說著便緩緩而行。又探聽了一回，然後歸舟。

一連訪問了半月，初二日始移舟碼頭，自然有縣屬人員與執事人等到來迎接。搵香方才進衙，端整接父母家眷到衙，又往文廟拈香，然後拜客。

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